



我们在春天回忆汪老

——一篇约稿的前前后后

□ 陆建华

3月上旬的一天,我正在“勉耕斋”书房看书,一个来自上海的电话找我,是一位素昧平生的女同志。她自报是《新民晚报》“夜光杯”副刊部的,我心里一动,听她说。她几乎没说什么客套话,开门见山就说打电话的目的:“今年是汪曾祺先生诞辰 105 周年,也到了汪老逝世 28 周年纪念日,想约请你为我报的‘记忆’专版写一个整版的回忆汪老的文章。”

对这约稿,我是高兴的,也格外重视。我知道创刊于 1929 年 9 月的《新民晚报》,是中国报业界享有盛誉的老字号;《夜光杯副刊》则是《新民晚报》的王牌栏目,并深知已有近百年悠久历史的《新民晚报》一个版的分量之重。我对汪曾祺的宣传与研究一直未停,已有近半个世纪时间,对所有写汪老的稿件,我都视为新的挑战,努力兢兢业业完成任务。接约稿电话后,立即开始写作,三天写好第一稿,4500 字,题为《一句话,一封信,一部书》。“一句话”,是当年为向县领导强调汪曾祺的意义,我说了那句如今许多人耳熟能详的话:“家喻户晓的京剧《沙家浜》剧本的主要执笔者,就是汪曾祺!”“一封信”,是写汪曾祺得知我调省工作后,给我写的那封祝福的信。“一部书”,则是指汪曾祺 1993 年 9 月在江苏出版的那部四卷五册的《汪曾祺文集》。

3 月 12 日上午上班时间,将稿件发出,仅 20 分钟,编辑给我回复:“辛苦了,细读后晚些回复您。”这时候才知道编者是为郭影的女士。我理解,这样大篇幅的约稿审稿当然需要时间。过了三天是 15 日,就是双休日,很想知道编者看了我稿件后的态度。记得汪老曾在一篇文章中,既称我是他的“朋友”,同时幽默地调侃我,说:“我这个朋友是个急脾气,他想做的事,一定要做到,而且抓得很紧。”于是,我在 14 日下午 4 点给郭影女士发去微信,问她:“你能不能在‘尚可修改,或,否’这两个大概念上,先告诉我其中一个? 心悬在半空等消息的日子不好过……”一个多小时后,快到要下班的时间了,郭影女士的回信到了,她说:“陆老师好! 一直没想好怎么沟通,编辑的心悬着也不好过……”看到开头这句话,我有点不好意思,深感自己的冒失,认识到自己的性急,特别体会到她的回复绵里藏针:有批评,但不是咄咄逼人;有明确回答,却不是简单地告诉审读已到什么地步,没有嫌烦,而是坦诚地谈了如何修改的具体意见:什么地方要提供例子,哪些地方要“忍痛割舍”,不必为节省篇幅一味砍删,有些重要段落,反而要不吝篇幅详写,等等。印象最深的是郭影女士指出的两点:一是原稿第一部分写汪老阔别家乡 42 年终于回故乡,戛然而止。他回来见了什么人,有什么交流,去了哪些地方,说了什么,吃了哪些家乡菜等,最好有所描写叙述,这些都是读者关心的。二是,

她再三叮嘱我记住“两个主体”:“您拥有大量关于汪老的素材,是最适合的介绍汪老的叙述主体;汪曾祺先生是呈现主体,我们编者、广大读者,都满怀希望、充满期待、十分信任地听您叙述,您一定能完全胜任……”

真是与君一夕话,胜读十年书。14 日与郭影女士微信交流后,我又用三天时间,写了第二稿。文字 4000 多,分三个章节,第一节回忆阔别故乡 42 年的汪曾祺终于踏上故土的前前后后;第二节,写汪曾祺第一部文集在家乡江苏出版界、文艺界的大力支持下问世,以及汪曾祺在文集中表现出来的重视新人、提携后学的远见与魄力;第三节叙述汪曾祺用自己的字画“人间送小温”的美德。17 日是星期一,下午 4 点,我将第二稿网上发给郭影女士,她认真看后表示认可。其后又经过两周的加工、润色、配图、排版,于 4 月 5 日,约稿先在《新民晚报》新媒体公布,6 日在报纸版“星期天夜光杯·记忆”专版推出,定名为《人间送小温——回忆汪曾祺》。编者在导语中说:“今年是汪曾祺诞辰 105 周年。他出生于春天,我们在春天回忆他,品一品他对故乡的情、对人的温。”如此亲切、深情的话语,让广大读者特别是汪曾祺故乡的广大乡亲感到十分亲切、欣慰与自豪。我在“记忆”版的最后写了两句话:作为高邮人,我为自己与汪曾祺同乡深感荣幸;作为文学爱好者,为宣传汪曾祺多做些力所能及的具体事,我觉得快乐。

行文至此,本可搁笔,突然产生一个新想法,借请《高邮日报》向故乡读者汇报我写《人间送小温——回忆汪曾祺》的前前后后的机会,再多说几句:古有秦少游,今有汪曾祺,这是高邮人的骄傲与自豪。汪曾祺的出现,体现了高邮的地方文化在继承与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方面,数千年来一直绵延不断,生生不息,松柏长青,弥足珍贵,我们后人一定要百倍珍惜,不可有丝毫松懈! 自新时期汪曾祺文坛复出以来,他的优秀作品丰富与发展了高邮地方文化,也有力推动与促进了当代高邮地方文化事业的繁荣与发展,与此同时,高邮本土宣传与研究汪曾祺的新人新作不断涌现,我无法在一篇短文中一一列举,谨请允许我借此机会,对在宣传与研究汪曾祺方面做出努力、作出贡献的已故地方领导与相关文友表示我们的敬意。他们是:前高邮县委书记查长银、前高邮政府办公室领导朱维宁,没有他们二位的支持、决策,当年的汪曾祺还乡就不会顺利。感谢刘子平老师当年为汪老返乡的奔忙,感谢李春迎同志拍摄汪曾祺与施松卿二老还乡时“高邮湖上老鸳鸯”的珍贵照片;感谢江苏电视台著名导演景国真,是他主导拍摄了电视专题片《梦故乡》,这是在汪老生前国内拍摄的第一部、也是唯一一部保存有汪曾祺原声和形象的影视资料片。

父、岳母的爱,对弟兄的爱,对战友、对乡人的爱,对家乡的爱,以及对陌生人的关爱,从而看出卞老师对生活的热爱和感恩。

上世纪六十年代出生的他,是个早产儿,在《何姨娘》一文中就可以看出,他来到这世上注定艰辛,尤其其他是家中的老四,生活少不了对他的磨难。他的父母承担起这艰难的生活,母亲为了贴补家用,到高邮湖割芦苇,脚被芦苇戳得伤痕累累;四兄弟帮母亲剥芦苇,没有对生活的抱怨,更多的是兴奋,这就是一种积极的生活态度。在《亲爱的高邮湖》一文中,我们看到感恩。在《薅猪草》《采桑叶》《知了壳》这些文章中,可以看出为了家庭,孩子们与父母同甘共苦。

卞老师十六岁的年纪就去当兵了,热爱学习的习惯成就了他。青春的相遇,十几年的军旅生活把他塑造成为一名合格军官。工作一丝不苟,办事井井有条。从士兵到教官,他一直在努力。从授课到书法,都取得优秀的成绩,如今已是中书协会员。他在《相约黄山》一文中透露,给每个战友一幅字,可以看出战友情深。

在《乡人旧事》系列文章中,可以看出卞老师对家乡的热爱,没有空洞的赞美,只有情真意切的故事。《小英子》一文中,满含对三年级女同学的愧疚之情;另一文则对张爹爹这个外乡人饱含同情与悲悯,让人明白生活的不易。

人生一甲子,回想来时路,一路有看不完的风景,说不完的感动。让我们一起携手碎步前行。

家家有本美食单

——读颜巧霞《家的食单》

□ 居述明

我不认识颜巧霞老师。最初好像是在《解放日报》副刊《朝花》上读过她的文章,和吃东西一样觉得对口味,于是有了一点文字交流,后又读了些她公众号里的文字,就算认识了。

收到她的赠书很高兴。书的封面是一张仿丰子恺风格的漫画,有稚拙气。丰先生的画我喜欢,记得那幅画是“小桌呼朋三面坐,留将一面与桃花”,只是原画中的三位老友变成了老少三代,家人围坐,一派温馨。书名《家的食单》四个字像极了老字号的店招,字与画两厢熨帖。

颜巧霞的艺术感觉很细致,但细而不腻,很自然。这种感觉首先表现在她的语言上,很清新,没有故弄玄虚的装深刻,也没有“拈断数茎须”的刻意经营。她笔下的句子是农家菜地里的红椒、绿瓜、紫扁豆,看着舒心。“春卷是个好名字,把春天卷进去,母亲能把什么样的春天卷进吃食里? ……唯有荠菜当得了春天,想吃春天,我以为荠菜最是上佳。”像这样信手拈来灵动的句子比比皆是。在《一畦春韭绿》里写母亲做韭菜炒田螺,“只听得母亲在烧热的小铁锅里倒上喷香的菜籽油,油滋滋地响,接着又是‘哗啦’一声,像一树的麻雀惊飞了,那是母亲倒入田螺肉的声音……”我不由得一侧身,生怕那些麻雀飞到我脸上。颜巧霞何以能写出这样的文字呢? 她把自己放得很低,在寻常食物面前不自恃“高你一等”,在读者面前不逞弄才情,“没心没肺”地说着一个女儿、一个妻子、一个儿媳本该说的话,让我们这些从“一惊一乍”长成“不动声色”的“大人”且愧且喜。

当然仅仅运用简洁的语言描摹,是不能营造出食单的滋味的,顿顿清水煮白菜谁也受不了。好的散文是需要精致布局,需要巧思的。正如作者所夸赞的:“乡人都是上好的统筹规划师,大田里种上麦子,围埂上就点上两排蚕豆;菜园中间种青菜、韭菜、辣椒、茄子,边角上辟出一角来点上蚕豆。”颜巧霞又何尝不是一个好的规划师呢。写四时八节,《乡下的粽子》开头让娇嫩的芦芽在主妇的眼中“一日日茁壮起来”,直到变成端午节的粽衣。《喝一碗腊八粥的幸福》开头便说“家里的老人如会说话的日历,素日平常倒也罢了,逢到农历年的四时八节之类的日子,他们定会心心念念,郑重忙活起来,比如,腊月初八这天。”不拖泥带水。同样写乡村夏季的瓜果,带刺的黄瓜是“伶牙俐齿又有主意的小孩子,又讨人嫌又让人欢喜”;南瓜则是“日子过着过着才会知道它的好”;最得作者心的是丝瓜,不仅是因为清香味美,还因为作者觉得,丝瓜的一生好似农村里朴素的父母,为孩子操劳一辈子,不到最后一刻,绝不放手;冬瓜的美意在于左右四邻的分而食之,是乡民们的友善,“是贫瘠年代里一直延续到如今的温暖和欣悦”。短文章不好写,小菜地不好伺候,巧手的作者将这一方园地排布得生机勃勃。

我喜欢《家的食单》中的巧思妙想,像“慈姑被猪肉改了性子了,简直就像有些坏脾气的汉子遇到他心上的人,温柔了”。在《慈姑的格》文末,作者谈到沈从文先生对慈姑的评价,说意会到沈先生所谓“慈姑的格”,“那是随便你把慈姑搭配什么样的菜,任凭你使文火、中火、大火,

慈姑不会散架,依然是最初的模样,一块不变的铮铮骨,不像土豆,烹炸煎煮之后早已不复当初”。我不是完全赞同,以为沈先生说的“慈姑的格”还应该指慈姑有淡淡的苦涩,但我仍旧喜欢颜巧霞对生活独特而敏锐的感悟。这样的巧思很多,如:“鱼圆像夏季海滨浴场上一群穿着黄色游泳服挤在水面上游泳的小孩,可爱极了。”(《鱼圆》)作者哪来那么多古灵精怪的想法呢? 是天赋吧,天赋是学不来的。

美食类文章不好写。袁枚、唐鲁孙、鲁迅、萧红、张爱玲、梁实秋、林清玄、汪曾祺,书中提及的这些人都是一座座山。吾乡的汪曾祺,颜巧霞是偏爱的,前前后后提了不下十次。我一方面与有荣焉,一方面又带着苛刻的眼光看待这几篇文章,倒不是担心汪先生写不过她,而是生怕她亏待了我们高邮的吃食。汪先生写焦屑:“我们那里还有一种可以急就的食品,叫作‘焦屑’。糊锅巴磨成碎末,就是焦屑。”颜巧霞家乡的焦屑用小麦和糯米制成,也有用大麦的。我也只吃过小麦焦屑,糊锅巴磨成的焦屑是什么味道,会不会更香呢。《炮炒米》中作者说,炒米的吃法盐城和高邮差不多,只制法有异。汪老记述的是:“炒炒米也要点手艺,并不是人人都会的。入了冬,大概是过了冬至吧,有人背了一面大筛子,手持长柄的铁铲,大街小巷地走,这就是炒炒米的。”盐城炮炒米的行头是一只铁炉子,一口大肚细颈的铁锅,一架风箱,一只超级大的布袋。汪老所说的场景上了点年纪的人或许有印象,那真是名副其实的炒米,米里加了石英砂,用那只长柄铁铲不停翻炒,那面大筛子是用来分离炒米和砂石的。如今会这门手艺的人看不到了,炮炒米(我们这叫炸炒米)还是能见到。店里倒是有炒制的炒米卖,颜色微微焦黄,小小的包装,几口就能吃完,差似儿时风味。不同年代的人有不同的记忆,颜巧霞的《家的食单》自有她的个性,那是她的乡村,她的一方水土,以及生活在那一方水土上人们的酸甜苦辣咸。

真实的情感是散文的内核,没有情感的食单只是饭店的菜单或似操作指南之类的印刷品。颜巧霞的笔下,每一种食物都承载着一段记忆,一份情感。她写老祖父在最后的日子里,想吃一碗馄饨,没吃几个就摆摆手不吃了;想吃田螺,也只是“提起筷子,喇了一点卤,嘴里说:鲜呢,田螺、龙虾还是留给我娃娃吃……”——字里行间荡漾着“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忧伤和惆怅”。她写父亲,“父亲没来得及吃上一口讲究的早饭,就去世了,他这一辈子只吃过简单的早饭!”令人泪目。在《莲藕有情》中,多年为“我”带来花香藕和藕干的姑父母,去的去了,老的老了,“但我对他的思念恰如那藕丝,缠缠绕绕,连绵不绝,刀斧不能砍断”。人若是总活在惆怅、悲伤与思念中,那还有什么奔头呢? 好在还有“公婆送来一块鱼鳃肉,又送来另一块鱼鳃肉”的幸福,“母亲”牌猪大肠里对母亲无尽的感激与依恋。还有友情,那是远方朋友寄来的笋干,保洁阿姨送来的脆香可口的萝卜干。辛苦经营臭豆腐摊,“靠双手把全家人的日子朝幸福路上引”的老夫妻,那是寻常百姓的小美满。“有情饮水饱”,确是。

幸福

□ 陈正祥

每年春、秋二季,还结伴同行,出去旅游,上北京,同登天安门城楼,去云南,同游泸沽湖,赏秀丽风景,逛古城古镇,也是幸福呀!

对于我们年龄大的老朋友来说,知足常乐、平安健康就是幸福。我们要体会幸福,享受幸福,珍惜幸福。

情之所至,碎步而行

——读卞荣中《碎步集》有感

□ 赵科

假日,读卞荣中老师散文集《碎步集》,眼前不禁浮起与卞老师相处的点点滴滴。

卞老师大我 8 岁,善饮,能书,对人和善,笑容满面,与之交往如沐春风。第一次与他相处,是在一个书家的酒宴上,他谈起《兰亭序》,并全文背诵,让我们钦佩不已。在众人的介绍下,方知卞老师做过局长,不仅能书还会写。那天我与他喝了不少酒,说了不少话,他酒量大,但不劝酒。酒后的我提出要一幅《兰亭序》墨宝,他也应允。

后来的多次相逢,我们都很愉快,在一起抽烟、喝酒,谈书法、品乡贤汪曾祺老的文章,就这样和谐相处,只是墨宝一直未取。

日前我们再次相聚,我去得迟,卞老师没有给我带书,说书名落款都已写好,还有一幅字,酒后到他家拿。

酒席散尽,到他家书房,他帮我取《碎步集》一书,并将一幅《兰亭序》墨宝送我,让我感觉夜晚的春风更加舒服。

《碎步集》分四部分,《家人闲坐》《军旅于此》《乡人旧事》《动而思静》,读后感觉情之所至,情贯始终。

整部书时间跨度从出生到如今,空间跨度从家乡到军营。文章渗透对父亲、母亲的爱,对岳